



刘厚明 著

教育新歌

JIAOYU XIN GE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新歌新教育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教 育 新 歌

刘厚明 著

张楚良 绘图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97（高小、初中）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9/16 字数60,000

1966年4月第1版 196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6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90

定价：(4) 0.26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集。内容都是写老师、辅导员和少年儿童之间的故事。

里面有贫下中农少年立志下苦功，努力成为耕读学校老师的故事；有耕读学校学生热爱老师，老师千方百计教好学生，使他们所学的文化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故事；有顽皮孩子在老师教育下，成为优秀学生的故事；有盲童学校学生锻炼身体、学习知识的故事；有优秀辅导员带好校外少先队员的故事；等等。

作品告诉我们，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，加上老师辛勤劳动，少年儿童正在健壮地成长，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

目 录

耕读短歌	1
秀丫的生日	1
洋槐树下	5
学生们	10
作业问题	15
四粒玉米	19
老樂庆一家	22
摄影记	36
秋夜	58
山重山	73
盲童和他们的老师	93
贫农儿子上讲台	107
为了革命后代	120

秀丫的生日

——耕讀短歌之一

桑峪(yù)完小正在上下午的最后一节课。关芝独自在办公室批改学生作业。

“关老师！”一位中年妇女匆匆推门走进来，劈头就说，“俺家秀丫病啦！”

关芝一惊，上前抓住那女人的手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孔大妈，秀丫得的啥病？”孔大妈说：“谁知道啥病！反正今儿晚上，您甬给她上课去了。”说罢，匆匆地走了。

秀丫是个八岁的小姑娘，住在离桑峪四里多地的孔庄。孔庄是全公社最小的一个山村，只有六户人家。去年冬天，公社党委号召办耕读小学，关芝到孔庄去宣传动员，才知道全村五个学龄儿童，四个已经上了全日制小学，失学的只有秀丫一个，因为她妈

妈参加生产，把家务全部交给她了，她要照看三岁的弟弟，喂两口小猪，没法出村上全日制小学。关芝心想：秀丫是贫农的女儿，我不能眼看着她变成新文盲！有一个孩子失学，就为她一个办学！她决心用“送书上门”的办法，让秀丫也能读书。学校党支部怕关芝负担过重，便又指派了两位男教师贾俊生和徐明和她分担。从此，这三位教师每人每星期到孔庄去两趟，给秀丫上课。半年多以来，每天晚上，秀丫家的油灯都捻得很亮，纸窗上，就映出一个大人影和一个小人影。从门前路过的社员们常常指着说：“看，秀丫上课呢。她一个人有三个老师！”

下课铃响了以后，关芝找到贾俊生和徐明，把孔大妈送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俩。贾俊生说：“秀丫身体挺壮实，怎么会突然病了呢？”徐明说：“是呀，昨天我去给她上课，她还好好的呢！”关芝说：“许是暴病？”三位老师决定一起去看望他们的学生。

太阳下山了，他们踏上了崎岖的山路。山场上，深秋的果林五色灿然，可是他们只管低头赶路，心里惦念着秀丫。这个脸蛋胖乎乎、扎着两根牛犄角小辮的小姑娘，又聪明又用功，上星期考试，语文、算术又都是九十多分！发给她考卷的时候，她同时得到

了三位老师的奖品：一杆毛笔、一块砚台和一本大字簿。教师们转过一座山崖，抬头看见了掩映在红色柿叶中的孔庄，不由得更加快了脚步。

走进秀丫家北屋，三位老师忽然都怔住了：屋子里收拾得格外干净，炕中央放着矮桌，桌面亮得能照出人影，桌上放着一碟青豆、一碟蒜瓣和一大蓝花碗热气腾腾的鸡蛋肉卤。

“哎呀，可把你们请到了！”在灶前烧火的孔大妈，喜出望外地站起来，扫扫炕沿说，“快坐，快坐，锅开了我就给你们下面！”

“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关芝眨着眼睛问道，“秀丫不是病了吗？”

孔大妈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哪儿呀！今儿是秀丫的生日，我撒个谎，好把您三位请来吃顿长寿面！”三位老师恍然大悟。关芝哭笑不得，跑上去把孔大妈推倒在炕上，说：“您真会想主意！”孔大妈笑得上气不连下气，说道：“我请你们好几回都请不到，是……是你们逼我扯谎的呀！”她好容易挣脱关芝，扯平衣裳，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三位先生教一个贫农家的孩子，这种事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才能有啊！也只有毛主席才能教育出来像你们这样的好老师！你们知道俺

这一片心，就吃俺这顿面吧！”说着，她不禁眼眶里湿了，忙向窗外喊：“秀丫，老师们来了！”

院里劈拍劈拍一阵脚步声，秀丫从西屋高高兴兴地跑来，一推门，手里端的一盘落花生撒了满地。

洋槐树下

——耕讀短歌之二

田叔告诉老伴说：“咱大康当了几个月耕读班的老师，脾气大变了！”田婶不以为然，她说：“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大康打小就是火性子脾气，上了九年学又当了两年社员，也没改一丁点儿。我看他眼下干啥事情还那么毛毛躁躁，说话也还是一句能撞倒南墙！他当老师，不跟学生们发脾气才怪呢！”田叔笑道：“你不信我的话，明儿就到后街槐树底下去瞅瞅。每天过晌，大康在那儿给学生们上课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田婶趁打中歇，跟生产组长说了一声，就蹚(biē)到后街去了。五月，正是洋槐花盛开的时候，满街绿荫，满街花香。队部门口那棵全村最大的洋槐树下，一群七八岁的小姑娘，每人带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，坐在沙土地上玩耍。田婶认识，那些小姑娘都是大康的学生，便走过去问道：“你们在这

儿玩呢？”她们回答说：“我们等着田老师来上课呢！”

田婶又问：“上课你们怎么还带着孩子？”

“田老师让我们带的！”

“大人都上工了，我们不能把孩子扔在家里呀！”

“要不是为了哄孩子，我们也就能上全日小学了。”

“我们一边上课，一边哄孩子！”

小姑娘们你一句、我一句地向田婶解释，可是田婶越听越糊涂：孩子们要哭要闹、要拉要尿，这课怎么上法儿？这时，有个小姑娘喊道：“老师来了！”田婶回头一看，从街口走来个膀大腰圆、黑不溜秋的小伙子，正是她的独生儿子田大康。便赶紧走进队部院子，闪在门框后面，准备悄悄看个究竟。

大康走到洋槐树下，八个小姑娘齐着声儿喊：“老师好！”大康用衣襟擦擦头上的汗，说：“同学们好。咱们开始上课吧。”于是，四个小姑娘放下怀里的孩子，从衣袋里掏出书本和铅笔盒，走到粗壮的树干后面去，围坐在那块溜平的大青石周围。大康掏出半截粉笔，在石面上写了几个字，便开始给她们讲课了。留在沙土地的另外四个小姑娘，仍然继续哄孩子，不过，她们不光哄自己的了，也带上了那四个去



上课的小姑娘的孩子。

“噢，原来是这么个办法儿！”田婶窥看着，不由得笑了，“没想到憨实的大康，还有这心计。大概，他给这四个讲了课，再把那四个换过来……”

田婶猜对了。十几分钟以后，上课的和哄孩子的换了“岗”。大康给第二拨小姑娘讲课了。虽然他等于把刚才讲过的重复一遍，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不耐烦的情绪，一个字仍然领学生们写三四遍，直到她们的字形、笔顺都对头了为止。这可和他平时说话的习惯大不相同：平时他说句话，你要问：“你说啥？”他就会嚷道：“没听清拉倒！”这股倔劲儿田婶领教过多次了！

“这小子的脾气真变了！”田婶信服了老伴儿的话。可是，现在她还没有充分估计到这变化的程度，所以下面发生的事使她不禁大为吃惊——

大康给第二拨学生讲完了课，招呼了一声，哄孩子的四个小姑娘，也走到大青石旁来。大康吩咐道：“你们把今天学的生字，在练习本上写十遍。”八个小姑娘便坐成一圈儿，埋头写起来。沙土地上的一堆孩子没人哄了，正要哭闹，大康满脸带笑地走过来，说：“姐姐们写字呢，咱们别闹。来，我给你们一人做

个玩艺！”说着，坐在孩子堆里，掏出个针线包，穿针引线，把落在地上的小白蝴蝶似的洋槐花，穿成一串又一串，结成一个个花环，套在孩子们的小脖子上。一边做一边不住地说：“谁听话我先给谁。谁不闹我给谁最大的。”孩子们都静静地等着大康的礼物，得到时小脸便笑成一朵花儿。

“我的妈呀！”田婶看着孩子堆中半截子黑塔似的儿子，差点儿喊出声儿来，“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！大康你还能当托儿所阿姨！粗胳膊大手的还会给孩子做那玩艺儿！我说这些天，我的针线包怎么找不到了呢！”……

学 生 們

——耕讀短歌之三

雁台完全小学的王老师，要离职去县里学习，他把兼任的苇子峪耕读小学的课程，交给了华老师。华老师乐于接受这个新任务，但有一重顾虑：耕读小学只在晚上上两小时课，进度和质量怎么保证呢？王老师说要抓紧那两小时，少而精地讲授，华老师觉得这可以办到，然而需要一个条件：学生必须有很高的学习积极性，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如何呢？——第二天上午，华老师正好没课，脑子里带着这个问题，打算通过家庭访问得到答案。

从雁台到苇子峪，中间有一座小山。华老师登上山顶，只见北坡上有一群膘肥毛亮的黄牛，安详地吃着肥茂的青草。一个牧童，坐在一块居高临下的大黑石上，低着头不知在做什么，一顶大边草帽，遮住了他整个儿脊背。华老师走到他的背后一看，原

来这孩子在做算术练习题。

“华老师！”牧童发觉了他，便有礼貌地站起来。

“用功呢？”华老师笑着说，“这坡上有二十多条牛吧？你一个人放得过来吗？”

“我跟小兴子、顺元三个人放。”

“他们在哪儿呢？”

“那不是？”

华老师顺着牧童的手指望去，果然在山麓发现两顶大边草帽，互相离得很远，与他站的山顶三点相连可成个等边三角形。他很奇怪地问道：“你们三个为什么不在一块儿？”牧童说：“这山上有牛虻。把牛叮疼了，牛就要乱跑，我们就要去追。有时候，要追老远老远，三个人包剿才能拦住它，这样，追两三趟，半天时间就过去了。后来，我们就想了这个法子，仨人在三个地方呆着，牛往谁那边跑谁就拦。牛跑不出我们的包围圈了，我们就能安安生生地温课，做作业了。”

华老师告别了牧童，沿坡走下，他想：“这三个孩子学习劲头真足！可是，耕读小学的孩子不都是牧童啊，学习和劳动可没法这样同时进行！”

山下是一片比较宽阔、平坦的耕地，谷子苗随风

泛出细波。社员们蹲在地里薅(hāo)苗,男女老少都有。一位老汉薅到垄头,喊了声:“休息啦!”人们便都向地边一株大柿树下聚来。这时,华老师也刚好走到这里。

“大家伙儿再归拢归拢,”那老汉点燃了短烟袋,说道,“咱一边歇着,一边接着学《纪念白求恩》。秀芝,你再给俺们念一遍。”

人们都把目光转向一个留着齐额剪发的十三四岁的小姑娘。她喝了一个妇女递过来的半碗水,掏出书来,句逗分明地念起《纪念白求恩》。念完后,在那老汉的指挥下,人们开始了讨论,虽然发言没次序,嗡嗡一片,可是情绪极高。

华老师蹲在一位中年人身旁,低声问道:“念书的那姑娘是耕读小学的学生吗?”中年人点点头,说:“是,五年级的。这姑娘在我们组里可是个圣人,念报,读毛主席著作都离不开她。每天收工她还给我们记工分、算工分,你求她写封信她也向来没说过‘不’字儿!”华老师不禁感慨地说:“啊,学了就用,又在用的当中学,这比作练习题的效果不在以下呀!”

华老师走进静静的小山村,发现一家门口的台阶上,写满了石笔字,都是小学第一册语文前半本上